

# 万 锦 情 林

(明)无名氏 著

# 出版说明

## 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六卷存。题“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”，日本东京帝大研究所有藏。

## 【内容梗概】

本书由多篇小说组成。上层一卷的篇目有：华阳奇遇、张于湖记（此篇亦载《燕居笔记》，题《张于湖宿女贞观》）。本卷的其他篇目有：玩江楼记（即《柳耆卿玩江楼记》）、芙蓉屏记、连理树记、令言遇仙、聚景园记。二卷篇目有：裴航遇仙、秋香亭记、夫妇成仙、田洙遇薛、听经猿记、天致续缘、秀娘游湖（平话，正文杨题为《裴秀娘夜游西湖记》）三卷篇目有：东坡三过、羞基亭记、卖妇化蛇、联芳楼记、王生奇缘、甘节楼记、会真记。下层一卷篇目有：钟情丽集。二卷篇目有：白生三妙传。三卷篇目有：觅莲传记。四卷篇目有：浙湖三奇、情义奇姻。五卷篇目有：天缘奇缘。六卷篇目有：传奇雅集。

## 卷之一·下层

### 钟情丽集

时，海宇莫安，黎民乐业。百年间，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，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。诚至治之期，太平之日也。呜呼，人生值此，既乏南山之寿，须闻北海之樽。可信是轻尘弱草，休事负美景良辰。

百年秋露与春花，展放眉头莫自嗟。吟几首诗消世虑，酌三杯酒度年华。闲敲棋子心情乐，慢拨瑶琴心趣除。分外不须多着意，且将风月作生涯。

尝有奉生者，铭其名。本贯广东琼州人氏。丰姿冠玉，标格魁梧，涉猎经史，吞吐云烟，真士林中之翘楚者也。

一日，父母呼而命之曰：“尔有祖姑，适临高之黎氏。乃子奉朝廷命而为土官。经今数载，音问杳然。皆尔亲之薄幸，以致睽违之久，疏阔之甚也。孔子云：‘新者毋失其为亲，故者毋失其为故。’此人道之当然。”即辰春风和畅，景物熙明，今备微贽，代我探访一度，以将情意。”生唯唯听命，收拾琴书，命仆童佑哥随行。

生即至，入谒表叔，见之尽礼。乃引赴中堂，进拜祖姑暨婶，并诸兄弟。皆相见毕，询及故旧，生一一答之，尽恭且详。乃馆生于西庑清桂西轩之下。

明日侵晨，仲春晖堂揖祖姑，适瑜侍焉。将趋屏后避生，祖姑止之曰：“瑜儿出拜四哥。（生行第四也）都是一家人，何避嫌之有。”瑜得命，即下阶与生叙礼。生窃视之，颜色绝世，光彩动人。真所谓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。

厥后，祖姑甚钟爱生。几晨昏，命生与瑜侍食左右。

一日谓生曰：“诸生久失训诲，汝叔屡求西宾无可意者。幸子之来，可姑舍此以发其蒙，一二年间回家不晚矣。”复顾瑜曰：“四哥寒暑早晚，但有所求，汝一切与之，勿以吝啬。”女唯唯听命，生亦拜谢。然生虽慕瑜娘之容色，及察其动静有常，言词简约，知其决不敢犯。又以亲情之故不敢少肆也。

表叔择日设帐，生徒日至。虽用意于书翰之间，而眷恋瑜娘之心则不能遏也。累累行诸吟咏，不下二三十首。不克尽述，特摘其尤者，以传诸好事者焉，以见他作亦皆称是也。其夜，作舒怀二律，诗曰：

连城韞匣已多时，耻效荆人抱璞悲。  
白璧几双几地种，灵台一点有天知。  
青灯挑尽难成梦，红叶飘来不见诗。  
寂寂小窗无个事，娟娟斜月射书帏。

多愁多病不胜情，怅味萧然似野僧。  
绿绮有心知者寡，白简无字梦难凭。  
带宽顿觉诗腰减，身重应知别恨增。  
独坐小窗春寂寂，感怀伤逝思匆匆。

生自得祖姑言之后，凡有所需，无不得之。一日，生命侍童佑哥问瑜娘取槟榔，遂以蜡纸封密酿者十颗馈生，并标书于其上曰：“进御之余，敬以五双奉兄，伏乞垂纳。”生但谓其有容色，不意其亦识字也。见之，大喜曰：“西厢之事，可得而谐矣。”乃制《西江月》词，命佑哥持以谢云：

蜡纸重重包裹，彩毫一一题封。谓言已进大明宫，特取余甜相奉。  
口嚼槟榔味美，心怀玉友情浓。物虽有尽意无穷，感德海深山重。

女见之，微微而哂，就以云笺裁成小简书数字以复云：

感承佳作，负荷良多。第以白雪阳春，难为和耳。

生得此简，欢喜欲狂，不觉经史之心顿释，花月之思愈兴，他无所愿也，惟属意瑜娘而已。朝夕求间寻便，欲以感动于瑜。然瑜训谨稳实，生挑之，不答，问之，不应，莫得而图之。

一夕，月初出，叔婶会饮于漱玉亭上，命使女召生。生以手挥之，使先行。生徐徐后赴。至兰房东轩之隅，海棠树下，遇瑜独归。生曰：“五姐何归之速耶？”瑜曰：“倦矣，故归。”生曰：“久怀一事，欲以相闻，不识可乎？”女以他辞拒之，曰：“昨承佳作，健羨，健羨！”生曰：“不为是也。”女不答而去。生大惭，悒悒而赴宴，半酣而回。自是棠下之遇，不果所怀，遂制平韵《忆秦娥》以泄悒快之意云：

忆秦娥，忆秦娥，无意奈渠何！奈渠何，一场好事，从此蹉跎。 范  
茫日月如梭，悠悠光景逐流波。花天月地，毕竟闲过。

一日，生就外馆。女窃入其所居之轩，发其书笥，见所作之诗词，知生之意有在也，默记归，感叹移时。及察见生之容色变常，饮食减少，颇怜之焉。

一夕，女晚绣绿纱窗下。生行过窗外，偶念周美成词“些小事，恼人肠”之句，瑜隔窗问曰：“四哥何事恼愁肠也？盍为我言之？”生曰：“子自思之。”女曰：“兄欲归乎？”生曰：“不然。”女又曰：“兄思兄之情人乎？”生又曰：“非也。”女又曰：“春寒逼兄

耶？”生曰：“非寒也，愁也。”女曰：“何不拔之乎？”生曰：“谁肯与我拔之？”女笑而不答。生欲进而与之语，自度不可，于是退居轩间，思向者窗前之言，乃作词以识其事，名曰《花心动》：

万绪千端，恼人肠肚事，有谁共说？多丽多娇，有意有情，特地为人撩拨。绿纱窗晚珠帘卷，绣床貌如花模月。如簧语，一声才歇，千愁顿雪。

惟恨衷肠未竭。空惆怅，归亲又成间绝。一片乍灭，千种仍生，拥就心头成结。琴心未必君知，何日也？山盟同设。休猜讶，不是狂蜂浪蝶。

生浓墨楷书，命侍童持以示女。女览之，掷地曰：“我本无此意，四哥何诬人也！”童归以告。生殆无以为怀，乃于轩之西壁画一莺，后题一绝于其上云：

迁乔公子汇金衣，独自飞来独自啼。  
可惜上林如许树，何缘借得一枝栖？

见者谓其题莺，殊不知觉其托意于其中也。

一日，瑜之侍妾碧桃偶过生轩，归谓瑜娘曰：“向来见西边轩里琼州官人画一鸟于壁上，甚是可爱。”瑜因伺生出，遂抵生轩，玩索良久，知其意也，乃作一词，书于片纸之上，置于几间而归。诗曰：

金衣今已换人衣，开口如啼却不啼。  
自是傍墙飞不起，休悲无树借君栖。

生归，见瑜所和之诗，正想象间，忽见绛桃持一简至。生启之，鱼笺烂然绚目，乃是《喜迁莺》词也。

娇痴倦极，正柳困花柔，东风无力。桃锦才舒，杏花又褪，种种恼人春色。不恨佳期难遇，惟恨芳年易掷。堪据处，有东逝流水，西沉斜月。记得此去意，早筑盟坛，共定风流策。也不须愁，更休烦恼，务要身亲经历。欲使情如胶漆，先使心同金石。相期也，在西厢待月，蓝田种璧。

生得此词，大喜过望，愿得之心，逾于平昔，每寻间便，思与女一致款曲，终不可得也。

过数日，表叔赴县，婢又宁归，女乃潜出，直抵生轩。生偶辍讲而归，适瑜在焉，揖而谢曰：“往日之词，直中阿堵中，诚能践之，虽死无憾。”瑜曰：“前词聊以宽兄之意耳，岂有他哉？”生曰：“所谓‘身亲经历’者，果历何事耶？”女不答，遂欲引去。生掩窗扉而阻之，因谓瑜曰：“自二月来抵仙乡，今则蓂荚已三更矣。自从见卿之后，顿觉魂飞魄散，废寝忘餐，奈何无间可乘。今蒙下顾寒窗，而格偶出适归，抑且不先不后，岂非天意乎？而卿又欲见拒，此格之所深不识也。”瑜曰：“兄言良是，妾岂不知而为是沽娇哉？抑以人之耳目长也。”生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瑜曰：“俗语云，心

坚石也穿，但迟之岁月而已。”生曰：“青春易掷，若迟之以岁月，岂不错过了时节哉！”瑜曰：“妾，女子也，局量褊浅，无有深谋远虑，在兄之图之则善矣。”言未已，忽闻众声喧哗，遂遁去，不得再语。生乃制《浣溪沙》以记其事云。

云淡风轻午漏迟，昼余乘兴乍归时，忽惊仙子下瑶池。有意鶯鶯  
窗下语，无端百舌树梢啼，教人如梦又如痴。

一日，生陪叔婶宴于漱玉亭上，生辞倦先归。至和乐堂侧，闻有诵声，生趋视之，见瑜独立蔷薇架下，拂拭落花。生曰：“花已谢落，何故惜之？”女曰：“兄何薄幸之甚耶！宁不念其轻香嫩色之时也？”生曰：“轻香嫩色时不能伫赏，及其已落而后拂之而惜，虽有惜花之心，而无爱花之实，与薄幸何异？”女不答。生曰：“往日‘图之’一言何如？”女曰：“在兄主之，非妾所能也。”忽觉人声稍近，遂隐去。生作《减字木兰花》一阙：

小亭宴罢，偶到蔷薇花架下。忽惊兰香，独立花荫纳晚凉。手拈  
花瓣，轻轻整顿频频看。花落花开，厚薄之情何异哉！

又一夕，叔婶俱赴邻家饮宴，生独视若有失。正忧闷间，忽见瑜娘掀扉而入，谓生曰：“兄何忧之多耶？”生曰：“愁何足惜。但肠断为可惜耳。”女曰：“何事肠断？”生曰：“尽在不言中。”女曰：“妾试为兄谋之。”生曰：“卿言既许矣，不可只作一场话柄，恐断送人性命。惟子图之。”女曰：“兄尚不念图，况妾乎？”生曰：“格图之熟矣。”女指墙，谓生曰：“奈此何？”生曰：“事至如此，虽千仞之山，尚不足畏，数仞之墙，何足道哉！”女曰：“所谓图者，其计安出？”生乃以扇指示所达之路。女笑曰：“恐不然也，妾之一心，惟兄是从而已。事若不遂，当以死相谢。第恐兄之不能践言耳。”生以手抱瑜，欲求合欢，女不从。正反复间，忽闻叔婶回，遂出迎接。次日，生乃作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之句以示女云：

水月精神，乾坤清气，天生才貌无双。算来十洲三岛，列此娇娘。堪  
笑兰台公子，虚想象，赋咏高堂。何如花解语，玉又生香。茫茫！今  
宵何夕，亲曾见姮娥，降下纱窗。又以将合，风雨来访。记得何时，约言难  
践，空悉断肠。肠断处，无可奈何，数仞危墙。

生念瑜娘之言，欲实其心，奈何无路可达。将欲越危墙，恐伤身命，终日沉思，计无所出。因自思之：“惟有得向春晖堂安寝，则身可通矣。”遂称病不起。表叔省之，生诈之曰：“近来数夜卧此轩间，才瞑目，便见鬼魅或牛头或马面等来相击闹，心甚怖焉。但以精神恍惚所致，不以为意。昨夜又梦一长牙者，语余曰：‘明日大王来请你，你勿复起。’不觉今日身体沉重，不能起也。”叔闻此语，大惊，遂移之东轩，命其小子名铭者伴生寝焉。生私念：“本欲设计寻入中堂，只得移向东轩，无以异于西轩也。”至夜半，佯狂大叫，举家惊视。生良久始言曰：“向见一人冠黄巾，同昨所见长牙者坐，骂余曰：‘我叫你莫起，你强要起。’黄巾者曰：‘大王请先生去作平贼露布’

耳，无他也。”言未已，又见一红发尖嘴者至，促曰：“连忙去，无羁滞。”将扶余出，我与之抵敌良久。喜诸人起来，散去。不然，被伊捉去矣。”祖姑闻言大惊，令人请良巫祈禳。生乃厚赂巫者，命伊言曰：“若在此宿卧，恐性命难保。除非移入中堂，则无事矣。”彼时即移生入中堂。生病渐安，日则肄业于轩间，夜则居宿于堂上。

后第三夜，生谓诸侍伴曰：“今宵服药，忌人见，你辈回后间宿歇。”至夜静，生步入兰房西室之前，正见瑜于月桂丛边焚香拜月，生潜出，立墙荫以俟之。闻其微吟云：

炉烟袅袅夜沉沉，独立花间拜太阴。  
心事不须重晓诉，姮娥委是我知心。

瑜吟讫，突见生至，且惊且喜曰：“闻兄被魅，今夜乃得至此耶？”生曰：“若非被魅，安能得会卿于此乎？”相与携手入室，明灯并坐。生熟视之，容貌愈娇，肌肤愈莹，情不能忍，乃曰：“我肠断尽矣。”欲挽女以就枕。女坚意不从，因谓生曰：“妾与兄深盟密约，惟在乎情坚意固而已，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间也。苟以此为念，则淫荡之女也。淫荡之女，兄何取耶！”生曰：“卿虽不从，格之至此，设使他人知之，宁信无他事也？”女曰：“但秉吾心而已。”生虽不能自持，然见其议论，生亦喜其秉心堅确，不得已而从之，遂相与终夜坐谈。女曰：“妾尝读《莺莺传》、《娇红记》，未尝不掩卷叹息，自恨无娇、莺之姿色，又不遇张生之才情，自见兄之后，密察其气概文才，固无减于张、申，第妾鄙陋之质，有愧二女不足以感君耳。”生曰：“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且当时，莺莺有自选佳期之美，娇红有血渍其衣之验，今宵之遇，固不异于当时也。而卿之见拒，何耶？抑亦以愚陋之迹，不足以当清雅之意耳，将欲深藏固蔽，以待善价之沽也？”女正色而言曰：“妾岂不近人情者，但以情欲相期，美满于百年也。假使今日苟图片时之乐，玉壻一缺，不可复补，合巹之际，将何以为质耶？”生曰：“此事格任之，勿虑也。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孚，卿请勿疑。”女曰：“谚语有云：‘但得王湖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’正此之谓也。兄自此勿复举矣。”生兴稍阑，乃口念《菩萨蛮》词以赠之：

不因色胆如天大，何缘得入天台界？事负阮郎来，桃花不肯开。  
芳心空一寸，柔肠千万束。从此问花神，何苦逼人情？

女亦口念《西江月》以答生云：

借问朝云暮雨，何如地久天长？殷勤致语示才郎，且把芳心倾放。  
苦恋片时欢乐，轻飘一点沉香。那时三万六千场，乐尔无灾无障。

自后，生凡数次就瑜，瑜终固执如前，委道百端，略不经意；或与并坐，或与并卧，见生才有异意，即厉色正言以拒之。生作《望江南》词以示瑜焉。

堪叹处，空到碧纱厨。一寸柔肠千寸断，十回密约九回孤，夜夜相支

吾。驹过隙，借问子知乎？弱草轻尘能几许，痴云阁雨待何如？后会恐难图。

生情不能已，复继之以诗一绝云：

青鸾无计入红楼，入到红楼休又休。  
争似当初不相识，也无欢喜也无愁。

女见词与诗，笑曰：“兄岂不喻往夜之言乎？”生曰：“余岂不喻？但以兴逸难当，姑排遣之耳。”暨晚，生归独坐，自思：“费尽心机，得达女室，终不见从，必无意于己也。”

至夜，复思：“不如与女作别。”至则长吁短叹，凭几而卧，终不与女一言，问之亦不答。百般开喻，逼勒再三，始一启口曰：“我今夜被你断送了也。”女大悟，谓生曰：“兄果坚心乎？”生曰：“若不坚心，早回去矣。”女因呼碧桃添香，呼生共拜于月下，祝曰：“妾瑜，生居深闺，一十七岁于兹矣。今夕以情牵意绊，不得已，以千金之体许之于情人，事格者，非惟有愧于心，亦且有愧于月也。敬以月下共设深盟，期以死生不忘，存亡如一，无负斯心，永远无敢也。苟有违者，天其诛之。”祝罢，挽生就寝，因谓生曰：“妾年殊幼，枕席之上，漠然无知，正昔人所谓‘妖姿未惯风和雨，吩咐东君好护持。’望兄见怜，则大幸矣。”生笑曰：“彼此皆然。”遂相与并枕同衾，贴胸交股。春风生绣帐，溶溶露滴牡丹开；檀口搵香腮，淡淡云生芳草温。曲尽人间之乐，不啻若天上之降也。虽鸳鸯之交颈，鸾凤之和鸣，亦不足形容其万一矣。展转之际，不觉血渍生裙。女乃起而剪之，谓生曰：“留此以为他日之验。”生笑而从之。女以口念《虞美人》词以赠生云：

平生恩爱知多少，尽在今宵了。此情之外更无加，顿觉明珠减价玉生瑕。  
霎时丧却千金节，生死从今决。祝君千万莫忘情，坚着一钩新月带三星。

生亦口念《菩萨蛮》词以答女云：

春风桃李花开夜，烛烧凤蜡香燃麝。鱼水喜相逢，犹疑是梦中。  
感情良不少，报德何时了。细语问莺莺，何人解此情？

瑜得生词，谢曰：“妾今夕溺于兄之情爱，故致丧身失节，殊乖礼法，非缘兄亦不至此也。幸为后日之图，则妾之终身庶得所托矣。”生曰：“五姐千金之身为我而丧，犹当铭肝镂骨以报子之深恩矣，岂肯负月下之盟耶。”

自后，生夜必至。一夕，谓女曰：“我以亲舅托于门下，人皆罔知，诚恐他日此事彰闻，亲庭谴责，何颜重上春晖堂乎？”瑜曰：“妾虽女流，亦颇知礼，岂不知幡幢之可嘉，失节之可丑！以兄之情牵意绊，遂至于斯，倘他日事情彰明，寻奉巾栉于房帏之中。事若不果，当索我于黄泉之下矣。”相与泣下数行。

又一夕，生复赴约，女目生良久，曰：“观子之容色辞气，决非常人，他日得侍房

帏，则虽不得为命归，亦不失为士夫之妻耳。苟流落俗子手中，纵使金玉堆山，田连阡陌，非所愿也，惟兄之是从而已。”生感其节义，作诗以赠云：

水月精神冰雪肤，连城美璧夜光珠。  
玉颜偏是书中有，国色应言世上无。  
翡翠衾深春窈窕，芙蓉薄软绣模糊。  
何当唤起王摩诘，写出和鸣鸾凤图。

女亦吟一律以答生云：

多感阳春一气嘘，吹开玉砌未生枝。  
合欢幸得逢萧史，快睹曾应识紫芝。  
碧沼鸳鸯交颈处，妆台鸾凤下来时。  
此情纵有成终始，莫把平生雅志亏。

初，瑜父选民间女之艳色者以为媵，得八人焉。分四与瑜：曰碧桃，曰绛桃，曰仙桃，曰小桃；分四与琼：曰腊梅，曰月梅，曰春梅，曰素梅。父命姆诲之，皆颇识字晓音律。自瑜交通生后，四桃心怀忧惧，惟恐事泄，罪及于己。一日，四桃上书谏曰：

娘子生长名门，深居幽间，世荣封裳，家极华腴。况且仙态芳菲，懿德清淑，才华充赡，妙手精工，芳名洋溢乎三洲，美誉昭彰于十邑。尚不保身律己，却乃失节丧身，理义有亏，彝伦败缺。倘或闺中事露，门外风闻，非惟有污损于己身，抑且玷辱于父母。亲庭谴责，他人笑讥，名节荡然，性命难保。诚恐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后悔难追，噬脐莫及。苟能先事改过自新，勿蹈前非，待时而动，则娘子幸甚，妾辈亦幸甚！

瑜得书，览毕，喟然叹曰：“尔言良是，但余既以死许奉生，背之不祥。今日之事，其咎在余，谅必不相累也。”碧桃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！娘子若不自新，我辈终有去志。”瑜泣而谕之曰：“余与奉生牵情溺已而成痼疾，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。虽苏张更生，不能移吾之初志耳。汝欲去则去之。”四桃同泣而应之曰：“妾辈侍奉闺帏，已非一日。娘子开心见诚，推恩均惠，感戴不已，补报无由。倘若事露，娘子捐身，妾辈安能独存，誓必不相负也。”乃相抱唏嘘而泣久之。至暮，生至，女乃出所吟诗并四桃所谏书以示。生读之赧然。

一轮明日本团圆，才被云遮便觉残。  
欲把相思从此绝，别君容易望君难。

自后，暮聚晓散几月余，温存缱绻之情，益以加矣，不觉大火西流，金风又起。父母以生久别，遣仆持书促归甚急。生得书，言之叔婶，治装将为归计。生至夜复

抵女室，告以将别之由。二人不忍离别之情，见于颜色，短叹长吁，悲不能已。久之，女徐拭泪曰：“第无伤感，且尽绸缪，未知后会何时也？”生曰：“我去三两月，必至再来，子勿劳苦构思成疾，此特暂别而已。”女乃吟诗二绝以别生云：

乌啼月落满天霜，执手相看泪满眶。  
明月相如归去也，文君从此倍凄凉。

秋雨梧桐叶落时，悲秋怀抱正凄凄。  
多情自古伤离别，莫笑莺莺减玉肌。

生乃以玉耳环馈女，并留题一绝云：

黄雀衔来已数年，别时留取赠婵娟。  
莫将闲事萦衷曲，常把佳音在耳边。

暨晚，生以他事不果行。至夜，女命侍女以白金十锭、青布四端、花巾二十条、裙带二十双并词一阙以赆生。词名《柳梢青》：

南陌花残，西厢月暗，风雨凄凄。见说君归，明松金钏，暗减玉肌。  
吁嗟后会难期，将何物，表人别离。万斛离愁，千行情泪，两地相思。

生亦立缀排十韵以赠女别云：

驱驰来戚里，特地探仙乡。推馆开纱帐，拦阶随雁行。二天恩不断，  
一德感难忘，况复蒹葭质，亲陪兰蕙旁。尘埃沾洁节，襟袖染余香。月下  
深盟固，花边思语长。绝胜鱼得水，何异凤求凰。只谓欢娱永，谁知归思忙。  
百年终有在，一别不须伤。若问重来日，橙黄与菊香。

生别，至家之后，行止坐卧，食息起居，无非为女记忆也；经史家事，略不介意，终日昏昏而已。先是，城之西北隅有林曰迈游，山明水秀，多生佳丽。有名小馥者，字微香，亦美丽超群。其俗有纺纱场之习，生尝游畋其间，与之亦相好。生有诗以赠之曰：

生长茅茨在迈游，微香两字动炎舟。  
玉般温润兰般馥，花样娇妍柳样柔。  
巧笑千金苏氏小，清歌一曲杜家秋。  
也知好事人人爱，不可明知但暗求。

微香得知生归，意其必访己也。日日候待，杳无消息，疑其必有他遇而忘己也，乃效温飞卿体作《懊恨曲》以怨之云：

莲藕抽丝那得长？萤火作灯那得光？薄幸相思无实意，可怜蝶粉与蜂黄。君何不学鹭鸶鸟，双去双来碧纱沼。兰房白玉尚抛捐，何况风流云散了。大堤儿女抹翠娥，贵财贱德君知么？天桃浓李虽然好，何似南山老桂柯。悠悠万事回头别，堪叹人生不如月。月轮无古亦无今，至今长照丁香结。

微香亲书于鸾笺之上以寄生。适生之友王仲显者与生检阅诗书，得此曲，问：“谁之笔也？”生以实告。遂与王生共探之。微香以生久别，见生至大喜，而生忧闷之怀凄然可掬。微香以王生在，亦不诘生。

迄至夜分，王生倦而寝矣，微香乃谓生曰：“自从君之别妾也，不觉乌兔沉东西矣，而妾思君之心不啻若大旱之望云霓也，深藏固蔽以待君久矣。近闻君归，喜动颜色，思得一见而无由。今夜既蒙垂顾，正当缱绻以偿契阔之情，而君之短叹长吁，愀然不乐，何也？岂非疑妾有外意，抑亦君有外遇乎？”生曰：“感子之情，亦已多矣。奈何将新变故易，以故变新难。”微香笑曰：“妾之言果不差矣。君盍均而惠乎？”生不答。微香曰：“君寓临邑，所遇者得非临邑之人乎？”生曰：“然。”复问：“女为谁名？何氏之女也？”生不肯言。再三逼勘，良久，始言曰：“子亦我之情人也，语亦何害。子宜秘之，勿言其姓名于人，斯可矣。微香指灯而言曰：“我若违子之嘱，有如此灯。请言之，勿虑也。”生乃曰：“黎氏，名瑜娘，字玉真。”微香叹息而言曰：“此女无双也。其面团而光，其质富而润，其目凝而澄，其声清而婉，果然乎？”生曰：“子之言，若亲眼见也。何以知之？”微香曰：“妾之表亲有善穿珠者，前日往临邑，知黎土官宅有此女也。且闻其善诗，有作赠君否？”生乃诵其《柳梢青》与微香，微香击节叹曰：“才貌兼全，真天上之人也。子之视我如土块，不亦宜乎！”乃缀《满庭芳》一阙自歌以贺生：

月下歌声，风前笛韵，遥思当日风流。枕边言语，尤记在心头。玉珮玎珰，别后空惆怅，永巷闲幽。行云去，才离楚岫，却又入瀛洲。仙境里，奇逢姝丽，端好绸缪。黄金桃玉李，凤偶鸾俦。一个文章清雅，一个体态娇柔。谁念我，雕栏独倚，一日似三秋。

生观讫，起谢曰：“余受卿之情不为不多，负卿之罪亦不为不少。”立缀《木兰花》一阙以答之：

念当时行乐，鸟乍落，兔乍生。向花下重门，柳边深巷，弄笛三声。半声断，柴门启，见花颜玉脸笑相迎。喜气春风习习，歌喉山溜冷冷。  
自从别后阻归程，非是我无情。奈故思漫漫，新欢款款，誓下深盟。情已固，心意谁评？从今长撰谢芳卿。肠断纺纱场上，月轮依旧光明。

明日，生与王仲显回归。抵家后，因念微香之语，乃赋长歌一篇以贻之云：

我生幸值升平时，春风和气长熙熙。幸今喜在繁华地，山水清佳人秀

丽。此生此世岂徒然，好展情怀乐所天。不须贪富贵，何必求神仙。万岁虚生耳，纵有千金亦须死。世间万事非所图，惟慕妍娇而已矣。君不见，卓文君，至今千载芳名传。古人今人同一致，有能逢之亦如是。人生少年不再来，人生年早少开怀。黄金笑笑何足奇，白璧偷期休更猜。我曹不是风流客，懒向金门献长策。脚跟踏遍海天涯，久慕倾城求未得。兼家有魏倾长城，养在深闺十八龄。蕙性芳心真蕙敏，玉颜花貌最娇婷。春山远远秋波浅，嫩笋纤纤红玉软。暗麝芬芬百合香，绿云环绕双乌馆。上追能字卫夫人，下视工诗朱淑真。柳絮才华应绝世，梅花标格更超群。云间雾间深深处，罗帏锦帐重重贮。绝似姮娥住广寒，世人有恨无由睹。记得春光三月天，曾寻流水到桃源。春晖堂上分明见，晚绣窗前款语言。童仆往来传意绪，诗词络绎通情素。数向花前密约时，同于月下深盟处。烛摇红影照兰房，香喷清烟袅象床。一线枕痕生玉晕，碧梧枝上凤求凰。芳情百组丁香结，真心一点蔷薇血。个中顿觉两心知，妙处偏难向人说。朝朝暮暮恋高唐，忘却人间日月忙。回望白云归思切，金刀寸寸断人肠。美满意情呻吟绝，销魂怕唱阳关叠。依依牛女隔星河，杳杳行云归楚峡。番罗重结又何时，惆怅西风泪湿衣。旧恨牵连推不去，新愁都结有谁知？惟有知情旧知己，每把甘言慰愁耳。多承佳惠感难忘，自觉违心惭不已。徐徐思后更思前，回首西风亦怅然。应是前生曾种福，今生偏得美人怜。

徽香得此歌，以示其同伴，众口称夸，乃用手卷以赠生，名《双美》，请善画者绘图于其首。徽香又摅妙思，作《并美序》一篇以冠其端，复继之以长歌一篇，以传好事者：

琼南人物倾天下，才子佳人两无价。吴门锦里何足数，蓬岛瑶池此其亚。画堂重重闭广寒，青骢白马跃金鞍。奇才美貌皆潘岳，腻体香肌尽弱兰。弱兰潘岳今何许，听说琼林鸾凤侣。凤友鸾朋绝世无，一双两好真无比。天与风流年少郎，声名籍甚动炎荒。凤台骥子麟麟种，绘句文章锦绣肠。往来洒落起尘俗，绣虎雕龙总入目。万卷诗书刘曾风，千首词曲要同淑。清风明月四清香，胜景名山足遍经。曾向朱崖开绛帐，忽从戚里遇娉婷。娉婷自是豪家子，长养绮罗丛队里。天上丽质自起群，百媚千娇谁与比。水月精神冰雪肌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春山淡淡横蛾黛，秋水盈盈漾碧漪。飘飘柳絮才情绝，夏玉鉴金满箱帙。光风溜溜泛紫兰，碧洞溶溶涵皓月。久擅芳名荡海天，风流年少总夸研。笑他有眼何曾见，美子相逢岂偶然。偶然相逢真奇遇，时人那得知幽趣。红叶飘时传丽情，绯花泛水知山路。直入蓬莱第一层，云轩谒拜许飞琼。皎绡帕上题佳句，鹊尾炉前结好盟。黄莺唤友迁乔木，丹凤求凰栖翠竹。醉风芍药暗生香，着雨夭桃红杏肉。绝似姮娥下月宫，宛如神女在巫峰。翻嫌月殿非人世，却笑巫山是梦中。何似相逢明盛世，早能偿此风流债。负兹通古通今才，遇此倾国倾城态。倾国倾城世无多，通古通今谁复过。绝胜兰香伴张硕，宛然萧史共秦娥。秦娥萧史虽无比，不过如斯而已矣。天香国色产南方，不让中州独专美。嗟予与子素相知，记得纱场夜月时。浪作狂歌赞并美，聊传盛事记佳

期。

有善儿者，它纯叔，微香之侄也。年最妙，亦善歌词，继诗于卷上曰：

才子风流正少年，佳人窈窕更婵娟。  
一双两好真无比，百媚千娇出自然。  
瑶树琪花欺众卉，金山玉海冠群贤。  
闻君此遇真奇异，故献风流并美篇。

有何真者，字洁节，亦继诗曰：

好事多偏自古然，佳人才子贵双全。  
文君司马夸重见，崔氏张生岂独专。

窃玉偷香翰妙手，连珠合璧美良缘。  
云英若问纱窗事，为道花开月未圆。

生得卷，感三美人之厚意，亦作一律以谢之：

云锦霞笺照眼明，长篇短韵总含情。  
微香妙手奇还健，纯叔新诗宛更清。  
团也相应如小小，真兮端不让琼瑤。  
朝思暮想心常念，欲报深恩愧未能。

生自别瑜娘之后，倏尔斗柄三移，而相思之心如一日也。奈鳞鸿杳绝，后会无由。是月某日，适值祖姑生诞，乃托所亲，言于父母曰：“某日祖姑诞辰，理当往贺。何吝四哥一行，而不使之往庆之耶？”父母从之。次日，遂命生起行。

既至，表叔一家见生，莫不欣然喜其再至。于是复馆生于清桂西轩之下。生遍视，窗轩如故，诗画若新，惟庭前花木有异耳。不胜旧游之感，遂吟近体一律以寓意云。诗曰：

一年两度谒仙门，前值春风后值冬。  
草木已非前度色，轩窗还是旧游踪。  
重临杨柳三三径，专忆高唐六六峰。  
知是盟深应不负，虚言万事转头空。

生至数日，不能与瑜一语。因设卧中之计，尚未克果，而祖姑之寿日届矣。乃制《千秋岁令》一首以庆寿云：

菊迟梅早，报道阳春小。坡老说，斯时好。北堂萱草茂，南极箕星皎。

人尽道，群仙此日离蓬岛。宝炬红光耀，金兽祥烟袅。丝竹嫩，蟠桃老。永随王母寿，却笑箇铿天。画堂年年，膝下斑衣绕。

后二日，生侍祖姑于春晖堂上，忽见堂侧新开一池，乘隙处趋往视之，正见瑜倚墙观画，生笑而言曰：“不期而遇，天耶？人耶？”瑜娘曰：“天也，岂人之所能也。不期然而然，非凡而何？”遂挽生共坐于石砌之上，且曰：“此地僻陋，人迹罕到，姑坐此，徐徐而入可也。”遂相与诉其间阔之情，梦想之苦，自未及酉，双双不离。忽闻呼唤之声，女遂辞去，复顾生云：“自此路可以达妾室，兄其图之。”生领而归馆。

至更深夜静，生遂齎垣而入，直抵女室。时女已睡熟矣。生叩窗良久，女始惊觉，欣然启扉相迓，携手入室，添灯共坐。生谓女曰：“自别之后，思子之心，恍然在前，忽然在后，未尝一日而离也。所嘘所吸，所起所止，何者而非相思乎！”女曰：“非特兄也，妾亦皆然。待兄久不至，聊集古句一绝，方凭几而卧不觉酣矣。”生问：“诗安在？”乃出以示生。诗曰：

月娥霜宿夜漫漫，鬓乱钗横特地寒。  
有约不来过夜半，月移花影上栏杆。

生览毕，亦口占律诗一首云：

再到天台访玉真，入门一笑满明春。  
罗帏绣被虽依旧，璧月琼枝又是新。  
可喜可嘉还可异，相恰相爱更相亲。  
何当推广今宵事，永作天长地久人。

女亦口占以和之：

洞房今夜降仙真，软玉温香满被春。  
慢说别离情最苦，且夸欢会事重新。  
意中有意无他意，亲上加亲愈见亲。  
欲得此情常不断，早寻月下检书人。

是日，二人眷恋之情，逾于平昔。一日，生携微香手卷示瑜。看未毕，怒曰：“祝兄勿多言，却又多言！妾之名节扫地矣！”生解说百端，女终不与一言。后夜复往，坚闭重门，无复启矣。女方悔己前非，咎生薄幸，终日闭门愁坐，对镜悲吟，一二日间才与生相见。见之，亦不交半语。凡半月间，生不能申其情，悒怏满怀，大失所望，乃述近体一律以示之。诗曰：

巧语言成拙语言，好姻缘作恶姻缘。  
回头恨拈章台柳，鞭面撕看大华莲。  
只谓玉盟轻荡泄，遂教钿誓等闲迁。

谁人为挽天河水，一洗前非共往愆。

女玩味良久，始笑曰：“兄寓此久矣，盍归访纱场之情人乎？”生曰：“卿何以出此言也？独不记月下深盟乎？且格当时不合失于漏泄，罪咎固无所逃矣。然古人有言曰：‘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’遽忍以往者之小过而阻来者之大事乎？”瑜回嗔曰：“兄之心金石不渝，妾之怒聊以试兄耳。”亦续吟一律云：

一洗前非共往愆，从今整顿旧姻缘。  
声名荡漾虽堪怨，情意殷勤尚可怜。  
任是春光走漏泄，忍教月魄不团圆。  
莫言幽约无人会，已被纱场作话传。

自此之后，情好如初。一日，以前卷展开评论，瑜曰：“微之才调何如？”生曰：“卿乃天下之碧桃，月中之丹桂，彼不过微芳小艳而已，岂敢与卿争妍媸也？正昔人所谓西施、王嫱争洗脚脸，与天下妇人斗美者也。”女感其言，乃吟《长相思》词一阙以戏生：

大巫山，小巫山，暮暮朝朝云雨间，谁怜凤偶闲？歌已阑，乐已  
阑，才向瑶台觅彩鸾，金波依旧圆。

一夕，天色阴晦，生与瑜待月久之，乃同归兰室，席地而坐，尽出其所藏《西厢》、《娇红》等书，共枕而玩。瑜娘曰：“《西厢记》如何？”生曰：“《西厢记》，不知何人所作也。考之于唐，元微之尝作《莺莺传》并《会仙诗》三十韵，清新精绝，最为当时文人所称羡。《西厢记》之权舆，其本如此也欤？然莺莺有诗寄引生云：‘自从别后减容光，万转千愁懒下床。不为旁人羞不起，为郎憔悴却羞郎。’此诗最妙，可以伯仲义山、牧之，而此记不载，又不知其何故也。且句语多北方之音，南方之人知其意味者罕焉。”瑜又问：“《娇红记》如何？”生曰：“亦未知其作者何人，但知其铺叙格局，井井有条而可观，模写言词朗朗可听而不厌也，苟非有制作之才，焉能若是哉！然其诸小词多鄙猥，可人者仅一二焉。子观之熟矣，其中有何词最佳？”瑜曰：“《一剪梅》。”生曰：“以余看之，似有病。”女曰：“兄勿言，待妾思之。”顷曰：“诚有之。”生曰：“何在？”曰：“离有悲欢，合有悲欢乎？”生笑道：“夫离别，人情之所不忍者也。大丈夫之仗剑对樽酒，犹不能无动于心，况子女之交者。其曰离有悲，固然也；离有欢，吾不信也。至若会合者，人情之所深欲者也。虽四海五湖之人，一朝同处，而喜气亦有不期然而然者，况男女交情之深乎？谓之合有欢，不言可知矣；谓之合有悲，吾未之信也。”瑜曰：“兄以何者为佳？”生曰：“‘如此钟情古所稀，吁嗟好事到头非；汪汪两眼西风泪，洒向阳台化作灰’一诗而已。”瑜曰：“与其景慕他人，孰若亲历于己？妾之遇兄，较之往昔，殆亦彼此之间而已。他日幸得相逢，当集平昔所作之诗词为一集，俾与二记传之不朽，不亦宜乎？”生感其意，乃口占一曲，自歌以写怀云。歌曰：

西江月尚团团，锦江水尚潺潺，荒坟贵贱总摧残，回首真堪叹。回首真堪叹，可怜骨烂名难烂。残篇留得在人间，付与多情看。待月情怀，偷香手段，这一般人真好汉。想崔、张行踪。忆申、娇气岸，相对着肠频断。此情此恨，我尔相逢岂等闲。须教通惯，休教明判，若还团圆，且作风流传。

初，生与女交通后，收敛行踪，无罅隙之议，故人无知者。及其再至，情欲所迷，罔有忌惮，一家婢妾，皆有所觉，所不知者，惟瑜父母而已。瑜亦厚礼诸婢，欲使缄口，奈何各怀旧憾，皆欲白之。自度不可久留，乃设归计。尚未果也，忽一婢惧事露而罪及己，窃言之祖姑。祖姑以生之驯谨达礼，必无此事，反笞其婢。自是众口渐息。时又叔婶同寓别馆，况又祖姑昏耄，不知防备，始大得计，略无畏惧之心，暮乐朝欢，无所不至。

一日，生与女同步后园晴雨轩中，徘徊观行。正谈谑间，而瑜之弟黎铭值而见之。生大骇，恐言于叔婶，乃厚结铭心。初，生有一琴，名曰“碧泉”，平生所嗜好者，铭尝问取，生不之与，至是而遗焉。虽得铭之欢心，然而诸婢切切含恨，惟待叔婶回而发其事。生自思其形迹不宁，“设使叔婶知之，负愧无地矣！”托以归省，告于祖姑。祖姑固留之再三，生终不从。瑜夜潜出，与生别曰：“好事多磨，自古然也。欢会未几，谗言祸起，奈之何哉！兄归，善加保养，方便再来，毋以间隙，遂成永别，使设盟为虚言也。”因泣下而沾襟。生亦掩泪而别。女以《一剪梅》词一阙并诗一首授生，曰：“妾之情意，竭于此矣。兄归，展而歌之，即如妾之在左右也。”词曰：

红满苔阶绿满枝，杜宇声归，杜宇声悲。交欢未久又分离，彩凤孤飞，  
彩凤孤栖。别后相逢是几时？后会谁知，后会难期。为言何以表相  
思？一首情词，一首情诗。

诗曰：

万点啼痕纸半张，薄言谁尽觉心伤。  
分明一把离情剑，刺碎心肝割断肠。

生亦缀《法驾引》词一首以别女云：

归去也，归去也，归去几时来？峡口云行仙梦杳，雨中花谢鸟声哀。  
落叶满空阶。真个是，真个是恼人肠。沙上鸳鸯栖未稳，枝头鸂鶒叫  
何忙。相对泪沾裳。须记得，须记得月前盟。料必两人扶一木，莫移  
钩月带三星。了此此生情。

女览毕，谓生曰：“往者迈游诸女所赠之诗，意甚忠厚，今将薄礼寄兄以馈之，可乎？”生曰：“可。”女乃命侍女取花巾十条、裙带三十三双，与生收讫。女含泪再拜而别。

生既归家后，命仆以女所寄之物送与微香。微香寄声于仆曰：“寄语四郎：彼岂

不知赵姬之言乎？”仆归以告。友王仲显在焉，生微笑之。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生曰：“按《左传》赵姬有言曰‘好新慢故易’，微香特讽予也。”次日，复命仆持书以贻。微香展而视之，乃唐体诗一律：

传与多情旧故人，几乎为尔丧良姻。  
空怀杜牧三生梦，难化瞿昙百忆身。  
雨散云收成远别，花红柳绿为谁春？  
不堪回首纱场上，风雨潇潇月一轮。

微香静而思之，终疑于“为尔丧良姻”之句，欲生之来以实之，亦次韵一律以答之。诗曰：

彼情人是我情人，就说无因亦有因。  
千里相思愁里句，几番欢会梦中身。  
天边依旧当时月，洞口时非往日春。  
若念小楼移手处，重来花下赏冰轮。

生感其意，复以诗一律而绝之焉：

纺纱场下好情缘，回首西风倍惨然。  
已按赤绳先系足，免劳青鸟再衔笺。  
任从柳色随风舞，莫惜韶光彻夜圆。  
不是怜新违旧约，由来好事两难全。

微香得此诗，知生之绝己也，然而慕生之心，未尝少替，亦和一律以答生云：

纺纱场下旧情缘，怕说情缘只默然。  
今日翻成班氏扇，当时休制薛涛笺。  
玉箫已负生前约，金镜偏教别处圆。  
自是人心多亦易，休言好事不双全。

生时名籍甚，郡邑咸欲举生为庠生。生父爱子，不欲远涉利途，恐致离别之苦。然而众论纷纷，无时休息。生潜喜，乘间言于父母曰：“除非出外可避。”父喜曰：“可往祖姑家少避五六个月，众口无不息矣。”生曰：“如或官司逼勒，如何？”父曰：“只言随伯父之任可也。”父即日命促装起行。

既至，祖姑一家欣喜，待礼如初。生告所来之由，叔曰：“倘不厌寒微，姑寓于此，朝夕与诸生讲明理义，此某之所深幸也。”生拜谢，退居所寓之轩，偶见绿纱窗上题诗一绝云：

壁上莺还在，梁间燕已分。